

雪  
堂  
叢  
刻

洛誥箋

海寧王國維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白也周禮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諸侯之復  
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先鄭司農曰復謂奏事也  
辟君也復子明辟猶立政言告孺子王時成王繼周公相定  
至於維故周公白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而也而汝也弗敢猶言弗敢弗也周公云王弗敢弗及天  
基命定命成王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互相歸美立言之體

也不言弗敢弗者語之亟也基始也基命謂始受天命周頌  
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周受天命久矣至是復言基  
命者文王受命僅有西土武王伐紂天下未寧而崩至周公  
克殷踐奄東土大定作新邑於雒以治東諸侯周之一統自  
成王始故曰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膺繼也公  
自言公之大相東土繼成王及天基命定命之志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三月十二日

見召誥

日而不月者成王至雒與周公相見

時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俾讀若俾使也圖謀也俾成王來

維以謀定都之事且獻卜兆於王此周公所復者皆追述王至維以前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侂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休美匹配也匹休謂對天休猶詩言配命矣侂來來者上來謂周公使來下來成王自謂已來也視示也貞卜問也至是成王來維周公獻卜而二人共貞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侂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肇始稱舉也殷禮祀天改元之禮殷先王卽位時舉之文王受命建元亦行之於周及雒邑旣成成王至雒始舉此禮非有故事故曰肇稱百工百官也周謂宗周卽鎬京也周公本意欲使百官從王歸宗周以行此禮故曰予惟曰庶有事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學功

記功宗以下周公述成王之言也功謂成雒邑之功殷人謂年爲祀元祀者因祀天而改元因謂是年曰元祀矣時雒邑旣成天下大定周公欲王行祀天建元之禮於宗周王則歸功於雒邑之成故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意欲於雒邑

行之也載事學效也欲令周公效維其邑之功以示天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敝弗其絕厥  
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倂鄉卽有僚明作有功  
惇大成裕女永有辭

此周公承成王之意使在宗周之百官皆往新邑助王行祀  
禮也有僚疑友僚之譌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毛公鼎曰  
及茲卿事寮大史寮

公曰己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

百辟諸侯也時諸侯皆來助祭因行享禮周禮大行人廟中

將幣三享觀禮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大饗

此饗當作享涉上文太饗腥而

誤鄭以爲給祭先王非也郊特牲旅幣無方一節文與此畧同在此賓入大門之下鄭亦以此賓爲朝聘之賓也其王

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享之物本多周公欲成王知天下歸心與否故使之不觀其物而觀其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女子采民彝女乃是不憂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毋遠用戾

正父皆官之長也酒誥曰庶士有正又曰有正有事又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小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迪其將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前周公言予其明農有致仕之意故成王極道周公之功以



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則又成王將歸宗周命公留守新邑  
之辭也後者王先歸宗周周公留雒則爲後矣宗禮謂記功  
宗作元祀之禮時雖行宗禮四方尙有未暇者故命公留新  
邑以鎮之也敕讀若彌終也大誥曰敕寧武圖功又曰肆予  
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立政曰亦越武王率惟敕功敕皆  
謂終四方迪亂是公功未終明公未可去也士師工皆官也  
受民謂所受於天之民立政曰相我受民又曰以乂我受民  
孟鼎曰粵我其勛相先王受民受疆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拜受王命之辭

佂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佂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寧安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于成周王命孟寧  
鄧伯是上下相存問通稱寧也王以秬鬯寧周公周公尊也

公嘉王賜故禋于文王武王精意以享曰禋明禋以下八字亦周公述成王之言朕子謂成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祿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是歲十二月之晦也作冊官名逸人名顧命命作冊度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彝器多稱作冊某或云作冊內史某或但云內史某某其長云作冊尹亦單稱尹氏皆掌冊命臣工之事此云作冊逸猶他書云史佚尹佚矣祝冊猶金縢言冊祝告者告於文王武王也王賓謂文王武王

死而賓之因謂之賓殷人卜文屢云卜貞王賓某某王賓下  
皆殷先王名知此王賓卽謂文武矣殺殺牲禋禋祀也周禮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者互言皆實牲於柴而燎之使煙徹  
於上禋之言煙也殷人祀人鬼亦用此禮

見殷虛書契考釋

逸武成

云燎于周廟知周初亦然矣咸格者言文王武王皆因禋祀  
而來格也先燔燎而後裸者亦周初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  
先王肆獻在裸前知既灌迎牲爲後起之禮矣王命周公後  
者因烝祭告神復於廟中以留守新邑之事册命周公已面  
命而復册命者重其事也詰謂告天下成王既命周公因命



史佚書王與周公問答之語并命周公時之典禮以誥天下  
故此篇名洛誥周禮大祝掌六辭一曰誥又內史掌書王命  
遂貳之此云作冊逸誥者周初制度與後世不同也尙書記  
作書人名者惟此一篇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  
紀事下紀年猶餘尊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誕  
保文武受命卽上成王所謂誕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謂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雒自是年始故  
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記事之體殷人  
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後日然  
年皆在文末知此爲殷周間文辭通例矣是歲旣作元祀猶

稱七年者因元祀二字前已兩見不煩複舉故變文云惟七年明今之元祀卽前之七年也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雒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此經紀事紀年各爲一句遂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

洛誥箋

卷之三

生風公書與子平人書

詩經卷之四

子與今之文

將士並書

明堂廟寢通考

海甯王國維

通論一

居今日而欲考上古之制度將安所正哉自周之衰禮樂放失有司失傳於前諸侯去籍於後六藝之書七十子後學所述固已掇拾于殘闕之後放廢之餘欲以窺三代盛時之制固非易矣中更秦火重以挾書之律漢興以後其出於山巖屋壁者或以無師而學絕或入秘府而書亡而齊魯之間以口說傳經者又多憑臆爲說家自名其學學各是其師豈獨不徧不賅其相抵牾者亦已多矣然後世之言古制者舍此七十子後學所述

與兩漢經師之說無他據焉故協於彼矣而或違於此通於理矣而或闕於數異說百出無所適從卽有調停甲乙之間斟酌理數之會而文獻無徵終不能使人信其必然然則居今日而欲言古制將安所正哉宋代以後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間燕秦趙魏齊魯之墟鼎彝之出蓋以千計而殷虛甲骨乃至數萬其辭可讀焉其象可觀焉由其辭之義與文之形參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視晚周秦漢人之說何如其徵信之度固已過之矣如此書所欲證明者四屋相對之爲古宮室之通制也明堂寢廟之同制也宗廟之可居處也中霤之所在也此數者或亦略見於晚周秦漢人之書而非有古文字及古器欸識則亦